

美國人權報告的笑話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無論各方面條件都遠比中國好，他們用自己的人權標準去強加於其他國家，那已是十分荒謬和不合理的舉措，更何況美國本身的人權狀況並不好，卻煞有介事地去批評其他國家，這就像一個滿臉麻子的人去嘲笑別人臉上的暗瘡一樣，似乎別人的暗瘡都是缺憾，惟有自己臉上的麻子凹凸有致，是真善美的表現，這正好應了廣東一句流行話「唔識佢俾佢嚇死，識佢俾佢笑死」！

頂天立地

美國國務院24日發表《2011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尤其對中國人權形勢妄加指責。這種戴着「有色眼鏡」恣意批評別國的惡舉，引來國際社會強烈不滿。

美國的人權報告不但惹來其他國家的反感，就連本身美國公民對他們的所為也看不過眼，署名「湯瑪斯·衛斯理」的美國網友這樣評價美國人權報告：「美國發表侵犯人權報告，多麼滑稽可笑。關塔那摩監獄、阿布格萊布監獄、無人機襲擊、嚴打『佔領華爾街』運動、隨意對少數族裔進行歧視性檢查、監獄中有着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囚犯人數……我只能把這一報告稱為胡說八道。」

美國其身不正卻指手畫腳

或許，有些惟美國馬首是瞻的人把這類評論看成是官方五毛黨的言論，不過，他們可以親自去美國體驗一下美國的人權狀況，相信他們由正式進入美國國境開始，就會體驗到美國對人權有多麼「尊重」，因為，只要通過美國的移民局，就會受到像審犯一樣的待遇，「你出去了多久？」；「為什麼要去那麼久？」；「買了多少東西回來？」諸如此類的問題，令你心裡感到發毛，只要移民局官員感到稍有不對，都要進入另一房間接受嚴審，有時還要把你的衣服脫光，所以，很多人對進入美國都有餘

悸，因為，那是對個人尊嚴的一種威脅，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是不常有的。

進入美國，你仍得小心翼翼，因為，冷不防你身邊會響起催命似的警笛聲，你才把車停好，全副武裝的警員會右手按着槍袋走到你面前，伸出左手向你拿駕駛執照，你的動作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因為，只要引起警員的懷疑，他們會命令你臉朝下五體投地的趴在地上，將你的雙手反扣進行檢查，檢查完畢，他們也會照例說聲「sorry！」但可能你已經嚇得三魂沒了七魄。

住在美國，無論你如何奉公守法，循規蹈矩，但仍可能會有無妄之災降臨在你身上，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收到一張法庭的傳票，甚至不知為什麼會觸犯了美國的法律。在美國，如果你家裡遭到竊盜，你只能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警員基本上是不會替你追查的，因為美國的罪惡太多，這類小個案是沒有人會放在心上的。事實上，美國司法部2011年9月15日公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美國12歲及以上居民共經歷了380萬起暴力犯罪，140萬起嚴重暴力犯罪，1480萬起財產犯罪和13.8萬起個人盜竊犯罪。犯罪率為每千人15起。

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在其他地區是難以想象的，相對而言，被美國批評人權狀況不佳的中國，如果犯罪率如美國一樣嚴重，那中國的罪犯每年當高達一千九百萬人，就算多建十倍的監獄也容不下。雖然美國人權報告把中國的人權說得一文不值，這其實是一種偏見。因為，在中國的政治活躍分子，或許會感受到

有一定的壓力，不過，這些人其實大都是想挑戰中國政府管治權威，甚至是想推翻中國現政權的人，但對於那些奉公守法，希望安居樂業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的人權並沒有遭受到任何威脅。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大街上人來人往，公園裡有不少退休人士在閒談，在下象棋，在跳舞唱歌，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日子過得比美國人更輕鬆如意。

其實，美國對國人的控制並不如表面所見的寬鬆，由於美國社會嚴重不公、貧富不均和高失業率等問題引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席捲美國。且不論這場運動的深層原因，單就成千上萬的示威者遭受暴力和武力對待，眾多示威者遭到逮捕而論，這種肆意踐踏民眾集會示威和言論自由的行為，就為美國的自由民主作出了真實的註解。

美國的人權問題千瘡百孔

美國極力標榜其新聞自由，但實際上，美國對新聞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控制。據報道，美國有越來越多的記者因發表所謂的「不恰當的政治言論」而失去工作。2011年11月，紐約警方在對祖科蒂公園強清場時，警方不僅對記者使用胡椒噴霧，而且還逮捕了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約200名記者。

美國一直攻擊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但美國對互聯網嚴格限制不遑多讓，美國《愛國者法》和《國土安全法》授權政府或執法機構監控和遮罩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互聯網內容。規



梁立人

定聯邦政府在宣佈緊急狀況下，擁有絕對的權力來關閉互聯網。美國政府安全機構某下屬部門僱用數百名分析師，以匿名方式監視外國網路用戶的私人檔案，每天可審查500萬條微博消息。

其實，人權的定義並非絕對的，每個國家都會按自己的國情去制定一些法律，對國民的行為有所限制，中國如是，美國如是，其他國家也都一樣。中國由於正處於發展之中，加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虎視眈眈，並以冷戰思維對中國實行諸多干預及敵對的行為，中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消除發展中的阻力，對一些敵視國家的政治活動予以限制，那是完全必要。中國古語有云：「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在倉粟未實，衣食未足的情況下，就算用重典治國也是無可厚非的。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國家實力到了無懼外國干預的情況下，對人權的體現必然會更完美。

結束拉布 莫使資源內耗

九龍社團聯會

最近，反對派實施漫長的「拉布」戰，先是就《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的條例草案》提出逾千項修訂，繼而集體缺席，內耗議會運作，企圖拖延有關立法；做法引起社會很多不滿的聲音，我們對於有關行為予以嚴正譴責。隨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斷然結束這些無意義的辯論程序，我們對此表示支持和贊同。

檢視這次「拉布」事件，曾鈺成主席先批准千項修訂，後在會議期間提醒個別議員發言離題七十五次之多，已反映出其盡責；然而，作為立法會主席也有責任維持會議的正常運作，確保它為市民服務，而社會各界連日來，紛紛表達對「拉布」鬧劇的不滿，故曾鈺成依照《議事規則》果斷地作出「剪布」的決定，是在保障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維持議會正常運作間作出了平衡，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舉措。

事實上，行政與立法關係目前存在很大的張力，令政府的施政前途，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如港珠澳大橋的興建、高鐵事件以及政制改革等，都突顯出行政立法角力及內耗的嚴重後果。而「拉布」事件，幾令立法會運作癱瘓，也使其他立法工作受到影響，對香港發

展可謂百害而無一利。新一屆立法會將於今年九月產生，我們懇切期望議會文化能重回理性的正軌，議員能更多著眼於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事務上，並多聽取廣泛民意，尊重民意，為香港發展作出努力，而非只「搞抗爭，搞破壞」。目前，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於七月一日上任，立法會也有責任盡快處理政府架構重組的議案，尤其是架構重組需通過立法會的人事編制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其他相關的程序，工序繁瑣耗時，理應抓緊時間，以讓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上任時落實選舉承諾，期望議員能多理解，不宜再鑽空子，繼續蹉跎歲月。

根據中國社科院最新公佈的《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正逐漸被周邊城市追上，這無疑是一個警號。若放任整個社會在政治角力中不斷內耗，未來香港只會停滯不前，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我們固然希望未來立法會有更健康、和諧的議事環境，對於不良的議會文化，我們認為除了作出批評外，立法會自身也應予以正視，以「拉布」為例，法、美、英等民主國家都有制約拉布的機制，建議立法會也應研究修訂議事規則，以確保日後議會能順暢運作，防止有關情況繼續發生。

資立法正遇上香港經濟上揚，令勞工的工資上升，拉近了市場工資與最低工資間的差距，以致沒有出現大批失業情況。

另一方面，社會經常說調升最低工資是因為要追補通脹，以令實質工資維持不變。但最低工資實際上會進一步推高通脹。最低工資的落實，令基層市民的支配收入增加，消費亦自然會有所增加。加上企業將最低工資令生產成本上升的某部分轉嫁予消費者，飲食業及管理費的收費上升是最明顯例子。最低工資的上升會令通脹加劇，加劇後我們又要調升最低工資。我們必須小心謹慎處理，以免造成惡性循環。

最低工資的設立是要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香港亦要為最低工資設立付出代價，例如失了某部分市場的靈活性等。若最低工資調得太高，香港的勞工市場能力便會處處受制。

香港是需要理性的討論及判斷。我們要慎防一旦面對經濟不景氣，香港社會將會失去一個自我調節的功能。我們不能因一時經濟的好景，而盲目脫離設立最低工資的目標。筆者希望最低工資委員會可以設立一個機制，每年按機制或方程式內的數據改變，而去調整最低工資水平。香港社會是需要客觀理性，設立機制及方程式，可免去香港社會的內耗和討價還價的爭辯。

青鋒

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新政府架構重組已基本完成，只待立法會討論並通過增設人手的撥款。可就在僅存一個多月新政府就要宣誓就職之時，近日公民黨的吳靄儀和民主黨的劉慧卿憑藉其盤踞的「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委會」主席陣地聲言要「揸正來做」，設兩座山來阻撓新政府架構重組，黃毓民也提出「拉布」新威脅。從他們的言行看來，「揸正」是藉口，拉布是手段，阻撓特區新政府按時接任是步驟，癱瘓新政府依法施政使群龍無首香港大亂以便讓他們取而代之是目的，用心何其不良和險惡！

這是一次阻撓香港變革的反動，不揭露不足以擦亮港人的雙眼以正視聽。

阻架構重組違憲違法

首先，公、民、人黨的政客要以設關卡、搞迂迴、行拉布的拖延議案，所阻撓的是涉及新政府的政治體制和政府的

阻架構重組是要阻香港變革

運行，這就嚴重違背《基本法》以行政為主導的憲制規定；反對派政客所提的「批評」、「質疑」、「修訂」之類，全涉新政府之政策，且未經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故均屬違法。因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已經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可由立法會議員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眾所周知，梁振英有關架構重組，早在其競選時的政綱就公諸於眾，並作了廣泛的諮詢，也為實踐其「穩中求變，適度為為」的施政理念。三司（增二副司）十四局的設置是合法、合理之舉。合法，是合《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行政長官有權提名組成政府的主要官員並由中央政府任命之法，這是體現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事，用不着「全面諮詢」和立法會「審批」；合理，是增設二副司、二局是因時、因地、因事之合情理。全球經濟復甦困難及歐債危機仍威脅香港之時勢未除；兩岸三地經貿活動和合作更廣泛、更頻繁、更深入；貫徹、落實李克強副總理去年助港36條和香港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大事要全力去做。此種因事設人完全合乎實際情理，阻撓和反對就是阻撓香

港的運行和發展。

阻撓新政府架構重組是一種逆歷史的反動。香港「九七」回歸之前，第一屆特區政府架構組合早在「七一」宣誓就職前已定；第二、三屆政府的改組也沒有「全面諮詢」而順利交接。中國的漢代為了匡正風俗設「美俗使者」、為堵塞黃河缺口設「河堤使者」等官職（見《齊魯隨筆》「漢官名」）就不是甚麼「架床疊屋」；各個朝代更替官員設置都有所不同，而中外古今哪怕是剛當選的法國新總統奧朗德也已由總理重組政府架構了。反對派政客找尋藉口阻撓梁振英架構重組是逆歷史潮流的一種反動！

阻撓變革不得人心

反對派政客們標榜「民主」、「變革」，但卻是葉公好龍的假民主假變革者。《易·繫辭》曰：「窮則變，變則通」，故《周書·盧辯傳》就指「事不師古，官員班班，隨意變革」。美國「正是華盛頓主持了憲法的制定，使人類首部成文憲法順利降臨。香港反對派阻撓梁振英的變革、改組，是政客們保守、冥頑不靈的假民主、反改革、反變化反動思想的暴露。反對派政客阻撓新政府架構重組，是阻撓香港變革和前進的反動派，是香港人當前不可饒恕的敵人！

卓偉

政府改組建議正在不同事務委員會討論，並計劃於下月15日交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已明言會在財委會上提出500項動議，包括修改政府建議的政策局職能等，預料單是表決和動議要花上25小時，令重組建議能否在7月1日前通過大成疑問。對於黃毓民再施拉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表示，無論議員提多少動議，她都會以一貫做法處理，「就算他們提5000條，咪照做囉」，她指若議員要在財委會動議，會議將採取先討論、再逐條表決的做法。如果劉慧卿堅持以逐條表決的方式去處理這500項或更多的動議，而不理會其內容及意義，變相是配合黃毓民的拉布，不但令其誠信破產，而且更會葬送民主黨選情，做法愚不可及。

配合拉布 劉慧卿將誠信破產

事實上，在現時重組建議的表決流程中，最可能出現拉布的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原因是在兩個委員會的發言都沒有限制，議員可以在會上無休止發言，而且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分別由劉慧卿及吳靄儀擔任，令人擔心兩人會裡應外合，共同拉布。比較而言，財委會的拉布風險更高，原因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處理的只是技術性問題，基本上屬走過場，拉布議員「發揮」的機會不多。只要當局按《議事規則》在六日前作預

先通知，吳靄儀並沒有權力阻止政府提交文件討論，即使想多加刁難亦不容易。因此，黃毓民等特意選擇在財委會發難，正是看準財委會的「發揮」空間較大，就如當年高鐵撥款時一樣。

如果黃毓民等執意在財委會提出500項動議作出拉布，劉慧卿如何裁決，將體現她有否擔當主席應有的公平，有否履行確保會議正常進行的職責。黃毓民等要策動拉布，只有三個方法：一是製造流會；二是不斷發言；三是提出大量動議。對於流會問題，由於財委會法定人數只需9人，就算反對派全體離席也不易製造流會。至於在發言及動議限制上，主席的取態及處理將成關鍵。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要在會上提出動議，「該議案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建制派有半數議員，要否決這些無聊動議並不困難，但如果劉慧卿執意批准所有動議進行表決，單是響鐘表決的時間，隨時就要花費幾十個小時，假如劉慧卿准許議員發言，所費時間就更多。因此，黃毓民的拉布能否成功，現在就看劉慧卿及民主黨的決定，是否要逆民意而行配合拉布癱瘓議會。

拉布引發眾怒衝擊選情

在道理上說，在財委會提出500多項動議完

全沒有意義的，因為在多個事務委員會上已有充足時間討論，而且須經事務委員會通過後才能交到財委會表決，辯論表決都做過了，並沒有必要再提出大量動議，不論反對派說得如何理直氣壯，但廣大市民都知道這就是「玩嘢」。對於這些「玩嘢」的動議，主席應憑着自身的判斷，將與重組無關、在事務委員會已討論過、重複瑣碎無聊、咬文嚼字的動議全數封阻，只容許議員就撥款事項發言，這是其應盡之責。而且為節省時間，劉慧卿應沿用高鐵撥款時的辦法，要求議員先以書面提出問題，官員作書面回答，以節省討論時間。如果劉慧卿放着先例不循，罔顧主席不偏不倚的原則，就是濫用自身主席職權配合拉布，建制派大可向她提出不信任動議。

前一輪拉布民主黨陰陽怪氣的立場已引發民意極度反感，多個民調都顯示其民望插水，這說明拉布是「趕客」之作。在選舉前夕，劉慧卿身為民主黨副主席，如果一意孤行配合拉布，阻撓重組方案，阻礙各項有利經濟民生政策的落實，等如表示民主黨與市民利益作對，勢將引發更大的民怨，就如在上屆區議會選舉前，公民黨策動港珠澳大橋及外備居港權案一樣，結果流失了中間選民的支持，令選情崩盤。那時最高興的恐怕是黃毓民等激進反對派了。

慎防結構性失業

顏汶羽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近日，最低工資委員會進行有關最低工資水平調整的諮詢，令社會各界，特別是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維持每小時28元至調升為29元至35元的影響作出高度的關注及討論。

資方提出最低工資落實後，令不少人力資本密集的行業出現倒閉，亦因最低工資影響下，各階級的員工薪金均有上調，從而令經營成本上升。因工資的上升，資方會有兩個反應。第一，用資本代替人力，例如用洗碗碟機代替洗碗工人。第二，用高生產力員工代替低生產力員工。

正因如此，勞工市場上，最低工資將令生產力較低的勞工面臨結構性失業的困境。結構性失業是因為經濟結構、體制、增長方式等的變動，改變了工作技能的要求，導致失業。由於失業工人並不具有合適的技能，因此，若失業工人並沒有接受再培訓或進一步教育，他們便不能再獲聘任，結構性失業問題因而會持續，影響經濟發展。這群有機會面臨結構性失業的勞工，正正是工會朋友經常說要保護的一群，因此，我們要好好地調整最低工資水平，以免好心做壞事。

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推出後，本港的工資中位數的確有所改善，特別是基層勞工的生活亦有了最基本保障，失業率亦沒有出現明顯變化。可是，筆者的分析是，首個最低工